

遜志齋集

一一

蘇子卿

知學

PDG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甯昌唐堯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

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
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
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
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
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
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
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
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末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
顰大統重畀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闔虬髯虎眉面

赤璚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勲神靈在天燁若瞰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兗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絜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

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
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
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
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
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
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
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
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
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耶是邑而隱焉常
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
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
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
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
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
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
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

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
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
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
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
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
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李取危亡有嚴
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
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率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
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
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
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
聖賢自儼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
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
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
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
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
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

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
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
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
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
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
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
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
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
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嚴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其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竒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闔一物失所
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撫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藥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昱頌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